

特 告

注 意

社 聞 圖 畫 社 說 時 評 微 言 雜 文 雜 俎 小 說 商 業 調 查

徐鏡波 吳洽溥 楊赤若 李笑演 何嘯海 譚伯機 楊敏達 呂襄武 同人担任

陳鑄魂

總編輯何球謹訂

請領均益會之佈告

公啓者。本社均益會。經于本月初九日例會。舉凌君清臣爲抽簽公正人。是次所抽得爲月字。查月字爲陳君草澤所投者。照章應請陳君持票到會計處取回會銀完會可也。此佈

正副社長謹啟

社 聞

●四月初二例會情形 本月初二日。適革黨亂後。人心惶惶。故是日雖爲例會。而到者止曹君祖仲一人云。

●四月初九例會情形 本月初九星期日。爲本社例會期。是日到者。有何少海、潘貞廉、蒲礎伯、蒲贊武、徐季直、朱典五、楊敏達、俞愷傳、關晃墀、鄭拔民、凌清臣、各君。是日并無本社事議。祇研究商務維持報事。隨并舉凌清臣君作抽簽公正人。開抽均益會。所抽得者爲月字。即陳君草澤所投。公議照章登書通告到領。

●入社候查 茲由社員黃君星曹。擬介紹黃作霖。(字澤浦、五十六歲、南海人、現寓大新街天福祥玉器店。)又黃德昭。(字仁甫、四十五歲、南海人、現寓廣府前同豐泰洋貨店。)

入社。經發調查員調查矣。合并登書佈告。

●認捐本社月費四誌 本社月費。實社員應負之義務。故連期社書。均有補認。茲陳君雲舫。深知本社以經費爲喉舌。故特親到編輯處。認定每月捐經費銀四毛云。未認者。盡早乎來。免熱心社事者之望眼將穿也。

●俞君愷儔樂善不倦 近年吾粵百物騰貴。米價日昂。中人之產。猶有隱憂。况勞動之家。何堪設想。迨至今年。米昂尤甚。故慈善商庶。所亟亟設公所以行平糶也。同人俞君愷儔。富而好施。是年被舉爲平糶公所總理。尤不辭勞苦。日與工人親到各街貧戶。分給糶券。烈日如火。揮汗如雨。旁觀者尙爲之畏勞。而俞君乃竟樂此不疲也。噫。非真有好善之心。曷克遵此。

●同人丁憂特紀 同人潘君貞廉。與介弟民悅。均爲吾社有數人物。貞君商于梧。介弟商于省。尙有四弟。亦均濟美。怡然一室。莫不羨之。况貞君之母尤善家庭教育。諸昆受教。正未可量。乃其慈忽于舊歲偶染嗽疾。百醫莫效。至是年三月廿六竟以仙遊。貞君由梧遣省。經已不及。故異常痛哭。現同人以貞君對於吾社。其功甚偉。并慕其母之德。多有致輓云。

●同人對於革黨亂事彙紀 昨月廿九日。亂黨起于城內。圍攻督署。分撲衙門。其始末詳細情形。經見各報。本書茲不再錄。現僅就吾同人當時對於亂黨起末之機警智識勇敢冒險有足紀者。彙錄如下。

廿九日。亂黨未事之前。陳君洛余由港返省。特邀徐君季直往牛乳橋茶香室啜茗。談及風傳四月初一亂黨起事之說。陳君言此次謠傳。似不可不信。因港內言之頗確。風聞亂黨宗旨因痛瓜分之禍云。如見同人。不妨通知預備。言際。城內之鎗聲轟轟矣。陳君之識亦神

廿九下午。五打鐘飯後。何君少海與徐君鏡波在文茂（在老城清風橋）天台上納涼。忽見督署內炮聲三响。初疑爲送客。繼見白烟疊起。鎗聲不絕。知必有事。何君遂下樓。着即上舖門。自往街外偵探。着各件不可外出。徐君亦即到和陸及合隆處（均爲徐君所開者與文茂隔鄰）着令上舖。衆件不解。街鄰不知何事。亦紛紛閉門。問諸巡警。則以練鎗對。繼又復開。均言誰人做此張惶。語猶未畢。忽有黨人一隊約七八人。由厚玉巷出。身穿白洋布衫褲。圍以白毛巾。腳踏樹膠鞋。兩手持洋鎗。其色如漆。口銜一刀。閃白如雪。呼喝而出。各舖大驚。閉門不及。貨物散陳地下。不可勝數。何徐二君。正在門外遊覽。一見此景。卽反身入舖。堅閉舖門。隨聞鎗聲隱約不知自何發。歷三四時鐘久。又復開一扇門。往外偵探。則見遊人氣喘色白。均言觀蓮街已鎗傷中協及親兵扶在厠巷躲避矣。往街上一觀。則又見菜蔬肉食。散亂路上。淺踏如泥。各店至此。而後方嘆二君先見之明也。然自始而後。則鎗聲不斷矣。

是時米店。立即起價。每元約貴一二斤。而仍應接不暇。中樣之米。一霎間無不沽罄。然路上送米往來。一聞鎗聲稍近。便擲諸路上。傾倒不少。惶惶之色。似大饑慌。何君少海見此情景。亦即羅備數元。然店件二十餘人。數元之米。所敷幾時。各件咸有憂色。何君亦不能不慮。遂往米店商酌。據云好米十一二斤者。則尙有許多。何君細思處此恐慌時候。萬難計較此區區。遂與約。如明天果罷市。可否由瓦面接濟。該米店幸寓比鄰亦允之。各件乃定。何君復與同事約。不得告暇返里。至碍商業。并仍開夜工。如常貿易。惟堅閉店門。不許各件任意出入。免被歹人混跡。該街之鎮靜。以是店爲手屈一指。

鐘鳴七下。火光接天。徐君鏡波在合隆急登樓盼望。知爲督署。不覺大驚。因思住宅貼對

督署。萬一延及。必同歸于盡。遂因懼禍而反生勇敢。擬往救出店內。約同妻舅金成（亦社員）及店伴十餘人。各持燈籠。由衛邊街而進。普及街口。則見營勇長鎗如林。攀機以待。一見徐君。即大喝勿走。徐君幾爲之窺落。然以滿門之禍。近在眉睫。不覺坦然應曰。我來救吾家婦人者。忽一人拔指揮刀從鎗林而出。怒視良久。始云雖慢行。徐君遂與各件。從容而進。至一品陞酒館（在衛邊街尾亦徐君生意）一人在內奔出。執徐君手。問何往。徐君以直對。斯人大驚云。制署前屍橫滿地。彈下如雨。君若往。是送死矣。徐君云。滿家在此。聽其自斃耶。吾寧與俱死也。乃不顧。至司後街口。忽勇隊裏十餘人。持鎗向徐君問是否到來救火。徐君以救住家對。乃放行。至督署前。果舉目皆傷者。與已足相抵觸。不可勝數。血踐履面。腥氣撲人。幸各亂黨。經已他往。督署環立皆兵。止不許人入救。餘一小路。僅容一人行。徐君遂得入宅。而該婦人已慌作一團矣。并有左右鄰婦。亦均在此。約十餘人。各件遂携之出。不能行者扶之。匆匆返店。宅門祇虛閉。不暇及有失物之虞也。翌日着人往看。知未燒及亦無失物方用鎖閉。後徐君復思過去之事。不覺汗涔涔下。聞者亦莫不驚嘆其有冒險精神云。

是夜滿耳皆鎗炮聲。捕人聲。喧擾聲。鬪成一片。何君少海深夜不成寐。頻登天台。藉觀消息。忽彈子嗚嗚從頭上過。不覺毛髮悚然。即將天台門鎖閉。不許人上。以防不測。然火光仍時起時滅。未嘗少安。復思已店枕近警署。萬一亂黨向該署放火。尤大可慮。于是檢點部籍各要件。放駐一處。俾于臨事不至忙亂。後遂與三數伴作消夜局。清言諧語。飽食醉飲。藉定衆心。各件遂均無懼容。故得連日做工如故。亦足智矣。

翌日二十。何君少海早起。即到友處訪查。昨夜情形。始悉一切。然街上各店關閉。一片荒涼。幾無人影。所見皆官兵縛亂黨往辦情形矣。飯後。何君深欲一到督署前。藉窺亂黨死

傷形狀。遂偕友人同往。時各街均有重兵守衛。頗不方便。及到督署。見轅門外。皆鎗死者共十一具。縱橫大道。滿地皆毛巾。有一死者。身猶倚電話桿。束毛巾于頭上。黃布西裝衫褲。手作攀機形。一目中彈炸去。一目微啓。絕無苦狀。其餘皆衣履不完。而觀其手足確非下流人物。及到轅門內。皆已辦者。約十餘具。或見身不見首。或身首猶未盡斷。長衣者多。并甚整齊。然是處血流成池。腥氣逼人。及營勇守衛甚嚴。陸續縛人到辦。故未細看。便即返店。忽一營勇到觀。遽然變色。手鎗失于地。幸未觸着機關。何君見此。不覺冷笑。然轉思失鎗十地之時。已適當其衝。不覺駭甚。後對人言及。莫不爲之吐舌。

徐君季直。自是日與陳君別後。即欲電問少海。而電話已不通。翌日即見新聞。已知該處無恙。遂即親到何君少海住宅安慰一切。何君府裏家人。不至驚恐。未始非徐君之力也。翌日復電知何君。謂家人無恙。使何君得專理店事。亦徐君之賜也。

俞君愷儻。一聞亂事。即恐匪徒從中藉端蜂起搶劫。遂即晚約同同人劉君善銓。到十八街公局集議辦防。以期有備無患。莫不贊成。翌日即已成軍。西關之鎮靜若是。防勇與有力焉。俞劉兩君。復慮長壽街地方太散。一有事故。無已抵禦。并倡議捐租設圍。以資防守。街衆各有身家無不贊善。遂不數日。而工又竣。噫。俞劉二君。辦事之警捷神速。真是令人崇拜矣。

楊君敏達。與范君鳴石。同在長堤商業學堂。是晚一聞亂警。即欲入城調查。已不可得。遂在長堤一帶探訪。均無影響。復欲電詢少海。而電話又不通。同堂多甚惶恐。惟楊君與范君則一如平日。故同學紛紛返鄉。而二君猶靜守堂內。翌數日。又傳聞官兵到搜該處。疑有藏匿亂黨。同堂去者更多。而二君猶不動。噫。非識見特定。曷能若是乎。

樂從亂匪。過擾佛山。佛內人民。異常震動。遂至當押爲之暫停交易。火車爲之停止不

行。聞我社旅該處同人。則均甚鎮靜。履若無事云。其智識足見一斑矣。

●本社內會文軒收聯彙紀 (欲助風新多建社) 四月二十日截。每比卷資一分五厘。首名袍金十二元。共列二百五十名。陳雲海君評閱。(頗洽閒情聊養鶴) 每比卷資一分五厘。四月廿五日截。首名袍金十二元。陳君雲海評閱。共列二百五十名。(騷喜遙臨同賞荔) 每比卷資二分六厘。四月廿六日截。廿七日請張君閣侯當堂評閱。首名袍金四十元。共列二百名。(蟬聽正宜同採荔) 每比卷資一分五厘。首名袍金十四元。共列二百名。張君閣侯評閱。(藻憑公閱名方顯) 五月初三日截。首名袍金十二元。共列二百名。每比卷資一分五厘。(送) 本社撰述員) 黃君清如評閱(境喜同遊應助興) 每比卷資三分六厘。首名袍金四十元。共列二百名。五月初六日截。是夕請林君仲矩當堂評閱。(好聽蟬鳴同擘荔) 五月十四日截。十五夕請邱頌憲當堂評閱。首名袍金四十元。共列三百名共列三百名。另各場聯。均有赤職獎賞。未及詳載。

社 說

論坐言尤貴起行 (續稿)

贊 武

且夫凡人能實行者。以之行事則事成。以之治國則國治。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。無往而不利者。此王明陽之學。以知行合一爲教義。誠得其本也。是則吾國今日之弱。憂時士夫。論議往往過於務誇。大言不慚。若無事不可爲者。然究其舉動。則言不顧行。行不顧言。不亦可哀矣乎。吾敢一言蔽之曰。吾國之弱。弱於吾人之徒尙空言而無實行者也。試以近數年之事言之。如爭鐵路也。爭礦務也。吾國人之氣象一變。倡禁烟也。請開國會也。而吾國人之氣象一變。至爭苛約也。爭西江緝捕

協 羣 商 業 研 究 書

權也。爭澳門劃界事也。而吾國人之氣象更爲之一變。在外人亦且貌爲震驚以惑吾國民。曰東方之睡夫醒矣。而吾國民亦揚揚得意曰。今吾支那非昔支那比矣。夫果如其言。又豈不甚善。然默察吾國人內容。其果知以國事爲己事。而持以實力者。大率如晨星寥寥無幾。餘俱隨聲附和者。故凡辦一事。彼嚮嚮然。此亦嚮嚮然。於言語上聽之。未嘗不洋洋盈耳也。而求其實際上造去者。百不得一。且朝發一議。暮又忽翻前議。風雲變幻。令人不可思議。久之則虎頭蛇尾。寂然無聞。每事叫囂。不求實際。吾不知其可也。嗚呼。吾人丁此時機。禍至無日。岌岌如燈在風前。其不滅者幾希。而猶徒託虛言。不務實踐。莽莽神州。曷其有極。然往者已矣。來日方長。吾甚願今日之志士。共求於實力上造工夫也。

故今欲救中國之亡。不可不實事求是。而坐言即能起行。即以本社而論。實與中國有密切之關繫。同人言之詳矣。余亦畧言之矣。則必有熱心以堅持之。毅力以實行之。而吾社之目的乃達。不然。徒事空言。毫無實力。庸有濟耶。同人乎。慎毋以此對於吾社也。

宣聖曰。先行其言。而後從之。又曰。耻其言。而過其行。可畏哉。天下之大勢也。吾人行事。若不實心實力。其不爲天演所淘汰者幾何哉。故吉松陰有言曰。士生今日。欲爲松柏。斯松柏矣。欲爲蒲柳。斯蒲柳矣。吾今以一言忠告於我同人曰。方今之世。優勝劣敗。苟無活潑之精神。堅強之品性。與言行事。鮮克有濟。同人具結社之熱誠。愛國之觀念。其志良可嘉。使果能持以實力。坐言起行。嘉謨孔彰。嘉猷足式。無效言易。力行難。庶幾黃魂振起。異族驚傳。振大漢之天聲。合羣力之永結。嗚呼念哉。永肩一心。忽怠勿懈。發達吾社。則余小子不文。亦當執鞭以從也。

(已完)

●正誤 前期社說內論坐言尤貴起行篇墮人禽獸之羣句墮誤隨并合更正

時評

羊城亂事感言

赤若

子輿氏之言曰。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。必先勞其筋骨。餓其體膚。穹乏其身。恆拂亂其所爲。嗚呼。箇人如是。國家亦何獨不然。

是故無殺山之敗。秦繆不能致霸。無會稽之辱。勾踐不能沼吳。俄人不敗于日本。未必奮志立憲。我國無聯軍之役。未必銳意維新。天之降禍亂于其國。天之所以欲治其國也。禍亂之來。而深自警惕。發奮前途。則禍者福之媒。亂者治之機也。今日羊城之亂。天果欲禍我廣東乎。抑欲福我廣東而禍我中國乎。抑欲福我廣東而福我中國也。

今夫天下最可憂可慮之事。孰有過于外侮內訌者哉。然吾謂外侮交迫不足憂。外侮交迫而不知振作爲可憂。內訌疊起不足慮。內訌疊起而不自警惕爲可慮。何則。以其抱火東薪之下。而寢其上。火未及然。猶謂之安也。

今之時何時。詎非外侮交迫。內訌疊起之時乎。遠而觀之各省。片馬交涉未結。俄人進兵要求。瓜分之局。決議實行。監督財政之說。喧騰耳鼓。而各省之人。酣嬉睡夢如故。近而觀之廣東。劃界之爭方劇。連州之亂以興。連州之亂甫平。將軍之刺又起。而廣東之人。酣嬉睡夢又如故。嗟嗟。長此不醒。後患何了。去月廿九三十兩日。炸彈轟轟然。槍聲隆隆然。果足驚醒酣嬉睡夢否乎。

觀亂黨之供詞曰。我輩此次之來。並非想做皇帝。不過欲警醒同胞耳。斯言也。是否

出自亂黨之本心。局外人不得而知。然細心研究。斷非無知識者所能誣此。或者藉此次亂定之後。我粵人臥薪嘗胆。發奮爲雄。戮力前途。銳志進取。將見造福吾粵以造福中國。免瓜分之慘。而去老大病夫之名稱。與歐美列強。齊驅並駕。則此次革黨之亂我廣東。謂爲治我廣東可也。且謂爲治我中國更無不可也。吁嗟乎。祖國瓜分亡無日。內訌外侮交相承。敬告吾粵父老昆弟。敬告五百兆同胞。盍深猛省。若夫善後之策。彼則慕安勇以資保護也。此則曰勤浚巡以防奸宄也。彼則曰辦商團以輔官兵之不逮也。此則曰嚴搜查以防軍火之私運也。種種良法。罄筆難述。我賢明大吏。如張公其人。固足爲之而有餘。然以此善後。皆弭亂之標。而非銷患之本也。然則銷患之本安在。一言以蔽之曰。實行立憲。速開國會。

論商團之亟宜舉辦

清如

人之立於最危險之地步。而不知懼者。有是乎。曰無有也。既知懼而不思設法以救者。有是乎。亦曰無有也。顧吾人今日處於最危險之地矣。外受強隣之欺侮。內遭亂黨之紛訌。瓜分之慮止殷。揭竿之事瞥見。就以最近粵垣而論。一尼熙皞之穗石。忽遭烽火之劫痕。城市震驚。倉皇無策。此皆居安忘危。無所措備。有以致之。然今日既已吃驚。由驚而懼。懼。而後思出圖救之法來。圖救之法爲何。曰籌辦商團是也。觀夫此日之風雲既急。而日後之患。更有可虞。吾粵兵力雖足以衛城池。恐難兼護塵市。一旦有事。風聲鶴淚。市虎頻驚。四鄉之請兵駐守。固有顧彼失此之虞。而城中地方遼濶。亦有鞭長莫及之慮。語曰。官之衛民。不如民之自衛。是以商團之舉。萬難稍緩須臾矣。

至籌辦之法。非紙上可以談兵。從公斷難枵腹。必須先籌經費厚集餉糈。方能持以久

遠。雖今日民窮財竭籌款維艱。然吾人生斯長斯。財產生命。於茲所繫。雖罄其餘蓄。竭其膏髓。亦當勉爲其難。不然。亂事一來。屋宇徒爲他人之巢窟。資財亦充匪類之囊囊。與其臨事而籌畫。曷若未事而輸將。既足恃保衛於平時。并可圖又安於異日也。昔彭公督粵。亂事正殷。亦有示勸商民。戶出一丁以爲捍衛。卒賴以安。道光之季。英法攻破省垣。三元里居民。亟爲練團。亦足抵禦。又咸同年間。紅匪倡亂。吾粵肅清之迅捷。亦賴民團之贊助。成效昭然。迄今盛道。觀以上之種種。堪資攷鏡矣。然今日之練商團也。的是要圖。况日昨商會所議。僅抽主客各半一月之租。以充經費。尙可吝嗇區區者乎。

不寧唯是。吾祖國之危亡。大有岌岌不可終日。曩者各省之設救亡會。以衛國家。政府猶令解散。緣未目擊其危。身歷其險耳。今吾粵官吏。親覩烽烟。已贊成亟立商團。且准撥交軍械。以資防護。是誠時哉不可失也。願留心時務者。毋放棄厥職。更願已成立者。毋有初鮮終。是鄙人之所厚望已。

微言

礎伯

有道德有學問之人。生於亂世。所如不合。心煩意亂。不知所從。或隱於山林。或居於海濱。攷之於古。証之於今。人沒而名不張者有之矣。中晚而名復顯者有之矣。

近世有一種名詞。喧騰於社會。其曰厭世主義。殆合隱居諸賢所持之操守也。伊蓋見世濁而不清。蟬翼爲重。干鈞爲輕。黃鐘毀棄。瓦釜雷鳴。不忍見亦不忍言。其用心亦良苦矣。近世又有一種名詞。喧騰於社會。其曰進化主義。伊以爲天賦人權。宜自保守。若爲人奪。誓死以爭。然後吾之思想得自由。吾之知識日以廣。吾之身家日以裕。吾之國種亦日以強。人人如是。幸福無窮。其殆深得治亦進。亂亦進之微意歟。

斯二主義。雖有異同。審察其中。各行其是。無所容其軒輊矣。

什錄 扯大炮

敏 達

本城亂事卒起。風聲鶴淚。草木皆兵。敏子寄寓長堤。聞之失色。鄉遷患土匪。不遷患內亂。左思右想。除逃香港外無別策。然恐船上人數過多。無難問諸海濱。若遇革黨進攻虎門。官軍迎敵內外夾攻。更爲險阻。唉。船頭慌鬼。船尾慌賊。我心何竟無主若是。噫。前有虎而後有狼。我心又焉得有主。然幸旗兵紛紛扯大炮上城。予亦不能不學下旗下佬車吓大炮以自解。

前數日。聞懸有告示。獲一亂黨首者。賞銀一百。我聞之。心頓壯。拔利劍出。欲亂殺無遺。冀獲重賞。捐出本社以爲建築社址經費。方出長堤。遇數形迹可疑之有辦仔。正擬取其首級以獲賞。忽聞官廳已將賞格取銷。不禁太息而返。倘官廳不將賞格取銷。則予之目的必達。社址之建築費有着矣。然同人公認要此款建社址否呢。

近老城蓮塘街。被封之公館。地甚宏廠。堪作本社社址。敏子擬稟求大吏。撥歸本社。現大吏正當擇人而居。本社最重人格。久爲大吏所聞。想無有不批准者。但現在會所經建闢保護。設勇防衛。而例會到者仍居少數。乃該處爲前亂黨之機關。同人到者恐更不知若干矣。果如是。豈不費敏子一担心機。

近搜查軍火。多有因而失物。則必有因而發財者。敏子因建社址心切。聞之不覺垂涎。然苦無此程度。無由自荐。堪嘆吾社無福消受此種外江財也。

咄咄。敏子既欲奪人命。又欲奪人產。今又復欲奪人財耶。吾社開辦奉憲存案。正欲有所建設。以衛商羣。此不義之舉。吾社奚取焉。敏子曰。噫嘻。胡子之不時也。現取之者。烏得

非奉憲。烏得非欲有所建設以衛人羣。胡子之不時也。雖然。予以扯大炮而說。汝亦以扯大炮而觀可也。聞之者嘆曰。此大炮很利害。不响則已。响則不堪設想矣。敏子轉思。亦不覺震震肉動。

詩 歌

送友人小影口占七絕

嘯 海

聞道天涯若比鄰。形容活現更相親。休言眼底成千里。試看廬山即故人。

庭前蟻

(粵謳) (寓言)

景 山

庭前蟻。陣佈長城。聯羣結隊。勢若從征。雖係你人馬衆多。原屬黨盛。獨惜機關唔備。就噲辦事唔成。因爲喉舌不通。如似染了病症。倘遇強人欺壓。就要反舌無聲。况且你種族衍繁。唔少後勁。因係啞人一個。遂至號召唔靈。蟻呀。你自後須要思量。醫去此病。異日機關齊備喇。就可作不平鳴。

登青雲塔有懷倪葵明七古并詩序

雲臺擬稿

粵以星分婺女。紫躔聯奎壁之光。地控重溟。赤縣鬱衣冠之氣。核圖經之所記。天寶而物自華。搜志乘之遺書。地靈則人亦傑。有山皆秀。百廢具興。三徑松陰。豈折謝傳之屐。八橋水月。可留步兵之車。挿玉筆於蒼穹。浮圖百尺。分天章於碧落。傑構七層。若我邑之青雲塔者。尤此邦之靈瑞。勝地之奇觀者乎。夫其委曲迴欄。高低疊砌。林環四面。靈境岩巉。山枕十尋。作雲披拂。瓊甍煥烟霞之彩。蟠螭麗空。畫梁對霽雨之輝。晴虹射日。於時因花命侶。步瑤砌而徘徊。灑酒臨風。上丹梯而瞻矚。望錦巖於嶺北。落霞與五鳳齊飛。指華蓋於城南。春樹

共酒帘一色。莫不遙吟俯暢。逸興過飛。開我眼簾。極尋芳之逸趣。問誰手澤。發思古之幽情。因有感於葵明倪明府者矣。夫拙宦之居似甕。寓公之屋如舟。人事滄桑。世途荆棘。坡公已去。僅留白鶴新居。杜老不來。空指碧鷄舊宅。視一官如傳舍。誰復關心。非萬姓所保居。不遑軫念。爾乃下車伊始。塔志肩承。鳴琴奏餘。地輿目擊。相銀濤於碧鑑。權玉尺於青囊。經之營之。嗣成規於曩日。高也明也。聳層構於凌霄。捐鶴俸以庀材。謀鳩工而授矩。遂使太平光兆。年華歷四百而遙。金榜嘉名。科第冠一州以上。宜爲召伯甘棠之頌。勸以豐碑。竊愧鍾嶸端室之篇。記茲勝蹟。惟有撫時感事。半壁空留。只令卽景生情。一言均賦。登山不到太平巔。白雲遊遍空徒然。蔥隴佳氣冠一邑。辰巽位置分星躔。迤邐八橋通松徑。青雲路上雲連綿。舉頭百尺聳靈構。浮圖突兀摩蒼天。神步兩峯遙對矗。梯雲一意並高鶩。山靈待我謝招手。風伯推轂隨攀緣。下臨鳳城浮蒼翠。俯瞰鑑海涵澄鮮。河洛理數推福地。伊誰玉尺青囊編。武林倪侯初蒞任。一遊一豫相坤乾。指點形勝建斯塔。鳩工萬歷己亥年。大書歲月人某某。落成伐石碑銘鐫。方令作志未操築。莫將手澤相訛傳。古之遺愛不可沒。鳳凰城裏祀維虔。美人一方懷渺渺。雲散空恨蔚藍天。

(按)順邑鳳城之東。有青雲塔焉。俯瞰鑑海。遙對錦巖。左插鷲山。右挹石湖。其中山川形勝。冠絕一邑。鄙人順邑人也。嘗搜閱縣志圖書。攷武林倪蔡明明府。素精青鳥之學。萬歷戊戌年官於斯土。一日遊豫南門。洞見塔位吉凶。於是部編甲乙。剖晰子午。歲在己亥。乃捐鶴俸。庇鳩工。塔遂落成。榜曰青雲。自昔文瀾壯潤。科名巍煥。皆賴倪公之煞費經營。指點形勝。有以致之也。或謂天馬破頭顱。倪令妬心恣披剝。此乃齊東之語。穿鑿之言。不

足爲通人道。至今青雲塔外奔寒潮。青雲塔上風蕭蕭。太守豪賢。今者安在。至今相距四百年而遙。倪公之遺愛未少沒焉。丁未暮春三月。鄙人與堂兄有鳳城之遊。其實作尋春之舉。凡太平、神步、華蓋、梯雲、諸峰。莫不徘徊瞻眺。迴憶當日。尤有所感。不禁悽然。爰賦詩以紀之。

小說

小佳人劍

養初

英京倫敦亞羅吉街。有某姓者。環姿瑋態。婀娜華容。豔芳如花。溫乎如瑩。天生尤物。豔絕人寰。髮若黃絲。肌同白雪。腰等束素。齒比含貝。厥號芳名。則爲威路雲。常振繡衣。被錦裳。綴以明珠。飾以鑽寶。踐文絲之繡履。曳素綃之輕裾。華藻璀璨。盛矣麗矣。故流晴轉盼。令衆忘殫。嫣然一笑。惑陽城。迷下蔡。男女老稚。罔不魂銷。注之鄰右巴利士。年弱冠。父母已逝。然未婚。富而美。且能文。工技擊。子然一身。頗自負。常懸俗女弗足耦之念。問威善猶狐疑。一日偶出游觀。威乘馬車疾過。初不知其何處女郎也。旋見車鐙有(W.J.W.)三字。陡然如夢覺。按西俗凡物件記號。常將自己名姓之第字母鐫於其上。既觀蘭澤。卽惓惓致慕。美彼貌美。幾廢飲食。恨已不能化身爲蝶。常擾粧前。爰出重金。倩媒作介紹。求婚再三。切語曰。勗增爾虔。竭誠盡敬。毋犯嬌儀。致辱儂命。其必玉成。膺吾厚獎。媒往後。巴命家人預衣采。備美器。以俟開跳舞會。介紹銜命往。百計夤緣。纔克進威家。陳厥事。威赫斯怒拒曰。時慨陸沉。忝離故國。正英雄用武之秋。男兒七尺。不能殺身成仁。忍辱生存。顏實厚矣。豈可學支那弱種。妄鍾情于他家閨媛乎。苟推愛色之心。以愛羣

僧。日婚姻自由。威武不克屈儂志也。言竟。卽撥珠簾入內室。媒本鄙媼。女言太文。
 故不解所說。猶默立以爲女人內小解。旋必復出。且喃喃自語曰。彼旣愛裙。吾必
 返稟。下回備一繡裙。乃來求婚。以免逢彼之怒。然今不悉彼尙愛何物。姑少俟之。
 猶未爲晚。蓋媒誤女言愛羣。爲愛裙也。後女僕逐之出。且告以婚事不諧。媒遂怏怏
 出。甫出適遇其子。邀伊返家。故媒羈於私冗。詰朝乃至生所。初生慮佳人之難得
 也。渴盼彌切。憂心孔殷。一日三秋。悠悠忽忽。佇立門外。徘徊道左。恍若有望而
 不來。忽若有來而不見。翌晨乍聆媒來。欣喜。以爲天生麗選在己側矣。速問其語。
 惻然色變。口嗚咽以失聲。淚橫迸而露衣。憂心搏搏。如或結之。至欲夢魂相接。而
 魂魄不曾來入。似醉非醉。如睡非睡。於夜際忽撫物柔若棉。冷若冰。色白體滑。彷彿
 佛同香肌雪膚。深幸蓉芙帳裏。何生得此萋脂。將以吻親。及啓睚審視。儼然尙擁一
 綾製絮枕也。終宵弗寐。輾轉反側。悽懷繭痛。貌瘁少歡。儼若孩提之童。喪親慘啼。
 罔克勸慰。嗟鴛鴦五冷露華重。翡翠衾寒誰與共。世界之苦。孰有苦於情天缺哉。
 惟願天下有情人。終成眷屬。則亦休矣。豈知每有男悅女。而女別圖。女悅男而男薄
 倖者耶。恢恢大國。茫茫九壤。情病奚止一巴利士哉。巴病劇。杜門絕客。氣息奄奄。
 憫無所覺。蓋巴旣憶美。而巨盜某利其多財。將搆陷之。凌巴實甚。巴不堪其侮。故
 病益增。一日巴稍醒。摯友軒臣排闥直入告巴曰。子亦有異問乎。巴荅以弗悉。且叩
 其故。軒曰。凌君之巨盜。某前夕忽爲刺客所殺。並失其首。其子玆方大索兇人。有疑
 及足下。彼賊黨聲言執君復仇。君其好自圖之。僕有丸藥。君獲當愈。然此非樂土。
 不可久羈。予有遠行。請從此別。言已遂去。生獲其丸藥。病亦漸解。奈心戀美。精

神尙恍。欲遣使召媒。再圖斯事。媒不俟生音。即以一函授生曰。威路雲姑娘。前天喬遷遠適他土。不識芳踪何處去矣。然將行際。曾召我與以斯函。須我面致汝。兼賜我十金。叮囑秘密。且曰此函若安呈巴利士先生。必獲銀百兩。我本應即來。豈料返家即病。逮今始痊。不知是否此函作祟。我今急呈汝銀弗較也。生敢視。即賜以百兩白銀命之歸。媒欣然遂退。

(未完)

法書

